

# 城里大教授到山里教小学生

大连交通大学退休教授万维明圆支教梦，到贵州铜仁山乡授业育人



▲万维明老师周末家访中。(和平中心小学提供)

全适应了。”万维明说，2016年2月正式退休后，他正式成为和平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。支教两年多来，万维明不要学校的任何报酬，除住在学校的教职工宿舍外，生活、交通等费用全部自理。

## 授业更育人 情暖山乡留守儿童

大学教授教小学生，很多人对此不解，甚至称“大材小用”“高射炮打蚊子”。关于这个被无数人追问的问题，万维明有自己的见解。

“教书，不是为了教课本上加减乘除那点东西，不仅要教他们知识，更要教他们思维、思考方式。”万维明认为，老师的眼界和层次

对处于启蒙阶段的小学生影响很大。大学教授教小学生，可以更好地培养孩子们从小养成思考、联想、创新的好习惯。

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的万维明一边教学，一边研究小学生成长规律，将启发式教学融入课堂。让他欣喜的是，他的班上有4名同学表现出较高的数学天赋，经过20多天的辅导训练，在“第六届海峡两岸数学邀请赛铜仁赛区选拔赛”中，1人获得一等奖，1人获得优胜奖，这在和平中心小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

和平中心小学是一所寄宿制小学，学生多为留守儿童。万维明所带班级的30个孩子中，有7个没有妈妈，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参差不齐，最差的连加减法都不会。

为此，万维明充分利用周末的时间步行

# 山里来了一群“90后”老师

学生，这是他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，每次都要在学校的灶台上炒几个土菜，好好招待这些“宝贝疙瘩”。但难免也会担心：“这些自己还是孩子的小年轻真能耐得住山里的孤寂？”

“他们在朋友圈里晒咖啡馆、西餐厅，我们就刷校园可爱的孩子们。再说了，这山上一年四季都有好吃的，春有嫩笋，夏有枇杷，秋天板栗……”彭甜用“90后”语言为周冕宽心。

来到这里的“90后”们，大多都有自己的因缘。读小学时但凡写到我的愿望、我的理想等题材的作文，彭甜几乎都会写当老师，这源于她的妈妈曾竹英，也源于外祖父曾成道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天台镇溪渡村的曾成道成为天台山最早的小学教师之一，天台山山高岭多，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用双脚在山里打转。在曾竹英的记忆中，父亲经常天不亮就打转，先干完农活，再走十几里山路赶到学校。晚上，父亲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批改作业、备课，自己在旁边写作业。

曾成道教了30多年书，1983年，初中毕业的曾竹英读了两年进修学校，也当了老师。再时隔30余年，曾竹英的女儿彭甜也成了一名教师。“1986年我也在流佳源小学教过一年。”流佳源、环溪、高岭、中坑、鱼龙……在地

十几里路去家访，在看望留守儿童的同时，帮助他们补习功课。在孩子们的眼中，他早已成为慈祥的“爷爷”。

“当课间孩子们争相拉着你的手，你就知道他们多么需要爱。”万维明说，他也曾半开玩笑说自己是“留守教师”，如果身体条件允许，送完这届孩子毕业后，准备从三年级起，再带一届。

万维明扎根小学、义务支教的做法，也感动着当地的师生。一位网友留言说：万老师在学校里不仅是教师，还是理发师、医生……

##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呼唤更多“万教授们”

一声“老师好！”是万维明支教的最大动力，也是最幸福的时刻。

“万老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，帮助我们走出大山，我一定会努力、努力、再努力！”和平中心小学四年级(2)班的莫洪燕说。

“教育扶贫，不能简单地给钱、给物。”万维明深有体会地说，其实山区的孩子智商并不差，差距在早期的启蒙教育，农村孩子有很大的潜力。

万维明坦言，在支教前，他曾反复做了思想准备，认为支教地方一定很艰苦，“可能会不通路、不通电，甚至吃不上热饭”。

“这种老观念必须改变了。我这里生活很方便，过得很快活。”万维明说，现在农村最漂亮的建筑就是学校，交通、通讯等条件也在加快改善，来之前的担忧都是多余的，农村学校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优质的师资力量。

“其实，我的很多朋友也希望来西部支教，但不知道怎么联系。”万维明呼吁，有关部门能搭建支教信息沟通平台，让更多的离退休教师改变观念，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加入到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中，让更多的孩子在获取知识的同时，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

新华社记者俞伦

“学校、医院、养老院”三点一线，一边做好工作，一边精心照料3个重病亲人，6年来，她用柔弱的双肩，一颗善良坚韧的心，独自撑起一个家。

武汉华夏理工学院王玉老师的事迹披露后，深深打动广大读者和网友。网友们评论她不仅外表美，而且心灵美，称她为“最美孝心老师”。

## 6年坚守撑起一个家，谱写一曲孝亲颂歌

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，王玉仿佛是在公交车上度过的。

哥哥王奔16年前患上糖尿病，现在几乎双目失明，7月初出现肾衰，不久查出尿毒症。王玉带着哥哥坐公交车，穿梭于武汉三镇，辗转各大医院求医问诊。还要跑医保局和街道办，不知坐了多久趟公车。

“这样来回跑只是为了寻求保守治疗，希望可以不做透析。”王玉说，在两家医院住院治疗半个多月，院方还是建议接受透析治疗。8月25日王奔入住光谷同济医院，现在每周做3次透析。

“透析费用就是无底洞，救我也是白救，妹妹却坚持要做。我不想拖累她，可怜的妹妹。”王奔躺在病床上，戴着墨镜对记者说，声音哽咽。

王玉的母亲因患有类风湿病和间质性肺炎，长期服药，胃肠道功能紊乱，已一个多月没有进食，每天还拉肚子，靠打葡萄糖维持。为了便于接受照顾，母亲也住进了光谷同济医院。

一个住7楼，一个住9楼。王玉每天楼上楼下跑，晚上先照料哥哥洗澡，再服侍妈妈洗澡，直到深夜12点，她才靠在妈妈床头睡几个小时。

2011年2月，退休的父亲突发脑梗中风。王玉拿出家里全部积蓄，还借了20万元外债抢救父亲，尽管抢救成功，但父亲至今不能言语，瘫痪在床。

病魔连连袭击，变故接踵而来。由于分身无术，王玉无奈之下只能将父亲送至福利院。

这个暑假高温酷热持续时间长，尽管要带哥哥、妈妈四处求医，王玉仍坚持每周到福利院看望爸爸，帮他擦洗，换尿布，由于悉心照顾，父亲几年来没生过褥疮。

## 工作没耽误，多年获评“优秀党员”

“开学前4天，她就来学校，把课表排好了。”王玉的同事夏欣说，王玉是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秘书，负责100多个老师的课表安排、教材征订、教师信息管理等烦琐工作。

尽管生活辛劳疲惫，但王玉对工作从未懈怠。从光谷同济医院到学校打车只要10多分钟，为了省20多元钱，她就提前坐公车，每次单程需要一个多小时。

“王玉在扛起家庭重担的同时，工作硬是没有一点耽误。”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运祥告诉记者，多年来，王玉很少为家里的事请假。父亲、母亲住院时，她也是白天到单位把工作干完，下班后再回家或到医院照料父母。同事曾多次提出主动帮其分担工作任务，但都被她婉拒。因工作表现突出，她多年获评优秀员工、优秀共产党员。

在同事心目中，王玉是公认的“劳模”“好人”。同一个办公室的刘萍老师说，王玉善良、细致。“可能是她经历了太多磨难，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时她能帮都会帮一把。”自父亲患病以来，王玉多次得到单位、公益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与支持。父亲突发脑梗中风时，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工捐款帮扶，每年元旦春节期间，学校都安排慰问，送去“困难党员补助”和“困难职工补助”。

## “坚强地活着，没有过不去的坎！”

“我也不是铁打的，有好多次差点崩溃。”王玉说，今年5月，妈妈类风湿病发作，非常痛苦，家里又没钱治疗，那种焦虑无法形容。

“其实她因为劳累过度，患肾盂肾炎了一年了，也没有顾得上住院，只靠吃点药顶着。”同事张丽说，“大家都说王玉长得像演员梅婷一样漂亮，以前有说有笑，活泼可爱，喜欢打羽毛球，可现在她头发也白了许多。这样超强度的透支，真担心她垮掉。她最大的压力是治疗费用，这也是大家着急的。”

“现在挺过来了，我应当坚强地活着，没有过不去的坎！”王玉对记者说，面对生活中的不幸，自己必须咬紧牙关，坚强地过好每一天，父母和兄长才能看到生活的希望。

由于家庭负担重，王玉至今仍单身一人。她说，以前谈过一个男友，正当谈婚论嫁，准备和男友一起出国，爸爸突然中风瘫痪，面对亲情和爱情两难抉择，她决定留下来照顾父亲。此后也经人介绍过几个对象，见过一两面，最终因为家庭负担重没能继续谈下去。

王玉是一个热心公益的人，每次发生洪灾、地震时，她都积极参与捐助。每次到福利院，为父亲做完康复训练，王玉总会到其他房间串门，帮助老人打水、搀扶老人上下床。

王玉说，是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，帮自己一次又一次挺过了难关，她愿将这份温暖传递下去。

王玉内心充满美好的向往，她说喜欢孩子，将来想到儿童福利院去领养几个小孩，圆自己的梦，也是爱的传承。有时间再去旅游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 新华社武汉9月8日电



▲王玉在福利院为中风瘫痪的父亲洗头(4月30日摄)。 新华社发

# 『最美孝心老师』柔肩撑起一个家

学校、医院、养老院三点一线，六年侍奉三个重病亲人

# “希望骆驼”的第99次希望之旅



▲9月3日上午，周火生乘坐大巴，前往金寨县希望小学所在地——南溪镇，看望那里的孩子。

1995年春天，周火生带着自己攒下的工资和义卖筹集的钱款，坐火车、转汽车、走山路，行程600多公里，第一次把这笔助学款送给了山里的孩子。第10次、第50次、第98次……几多寒暑，周火生如苦行僧般来往于昆山至金寨的“希望”之路上。

为了省钱，周火生总是坐最便宜的车，住最便宜的宾馆，吃自带馒头，常常为去一个偏远的教学点，翻山越岭走上大半天。

“他硬是一步一个脚印点燃了山区教育的希望之光。”金寨县关工委副主任曾庆浩说。

## 点燃希望之火的“苦行僧”

周火生老人刚走下大巴车，闻讯赶来的师生们就簇拥了过来。人群中，一个高个子、大眼睛的短发女孩手里拿着两封信，显得有些怯生生。她叫廖兰，家住南溪镇吴湾村，受捐助已经有9年。

“第一次见周爷爷也是一个下雨天，他从车上下来，特别慈祥。”廖兰说。

2005年，廖兰失去了父亲，母亲也失踪了。廖兰跟着大伯大妈一起生活，但没过多

久，大伯和奶奶也相继过世，接连的变故把这个家庭击垮了。

“再苦再难，我都没有想过让孩子放弃读书。”廖兰的大妈低头抹着眼泪。这个没有多少文化却善良坚强的女人清楚地知道，“读书是让孩子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”。

周火生听说廖兰家的情况后，立刻联系了昆山当地的两位志愿者，对廖家三兄妹进行帮扶。去年，廖兰和姐姐分别考上了当地的职高和重点高中。

“走进了大山，才真实体会那里的娃娃有多苦，有多渴望读书。”对于周火生而言，22年来，那些所有走过的山路、接过的茶水、回应过的注视，他都无法忘怀。

“跪下！不去上学就不许起来！”易三梅清楚地记得，当她提出放弃学业时，父亲嘶哑的怒吼。那一年，她才刚上初二。

聋哑的母亲，年迈的父亲，两个年幼的妹妹。“这样一个家庭，别说上学，就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系。”易三梅说，就在她绝望之时，周爷爷伸出了援助之手。

高考过后，母亲病重，生命垂危。易三梅心里明白，家里根本拿不出一两年几千块的学

费和生活费，于是她偷偷地藏起盼望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又一次将眼泪咽进肚里。

周火生急了，坚定地告诉她，“学一定要上，有什么困难大家帮你！今后不管有多难，都不能放弃读书！”易三梅最终走进了校园。

“是周爷爷给了我生活的希望”，易三梅噙着泪水说。毕业后，她成了金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名公务员。她的命运从此改变。

## 一个人感动两座城

在周火生的感召下，吴卫林和爱人祁芳已经第25次来到金寨。下车后，夫妻俩就忙前忙后地搬运捐赠给希望小学的图书，和校长协商建立图书室的事宜。

吴卫林夫妻与周火生相识于2004年夏天。他们第一次跟着周老师来到金寨，目睹了大山里贫困落后的教育面貌，也被周老师的助学故事深深感染。2010年，他们和一批爱心人士发起成立了“昆山市周火生希望工程志愿者协会”，吴卫林担任协会副会长。

十几年来，吴卫林举家投身公益事业，先后资助了十几名学生，总计捐款达60余万元。

从一个人到一座城。在昆山，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这位老人的敬意。看到周火生的卖书车来了，交警会上前去敬个礼；每次义卖图书，都有十几名志愿者自发前来帮忙；很多台商、华侨也主动加入志愿者协会，接棒周火生的“爱心事业”。

“他给孩子捐钱都是500、1000块的，而自己只穿一二十元一件的衣服，省吃俭用就是想多帮助一个孩子。”志愿者欧小华说。

多年来，周火生和志愿者们一共为金寨捐款1000多万元，协建5所学校，为10所中小学改善了办学条件，资助学生1000多名。

随着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，他们的足迹也越来越远。“原本只是周老师一个人行动，现在变成了一个爱心的大家庭在行动，原先主要支持大别山区，现在拓展到西部贫困地区。”李梅说。

99次大别山之行后，周火生有了新的目标，“100次我是肯定要来的，只要我还能动，我希望还有101次、102次……”

新华社合肥9月9日电(记者李勇华、刘美子、刘巍巍)大巴车顶风冒雨向大别山腹地的安徽金寨山区蜿蜒前行，离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越来越远。一直依窗翘望的84岁老人周火生，显得更加急切而兴奋。

这是他第99次从千里之外的江苏昆山，来到这片红色的土地。时光荏苒，泥泞的小镇新路已被柏油公路所替代，破落的深山小镇新趋繁华。从前健步如飞的他，如今已步履蹒跚。

他是昆山市千灯镇一名退休教师，22年心系革命老区贫困学子，自己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，有人叫他“希望骆驼”。

## “我要把希望工程作为余生的生命工程”

清晨6点，古朴的千灯镇天方泛白，周火生已经忙碌起来。他住在一处老式居民楼，几十平方米的房子，墙壁斑驳，几乎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，到处都是儿童书籍。

周火生从房里拖出几块破旧的展板，展板上印着“昆山——金寨手拉手，购买图书献爱心”等标语。

“今天是9月1日，是学生报到第一天，要早点准备，多卖点书。”周火生一边说，一边将展板搬到三轮车上，然后去库房搬运图书。

去年，周火生患上脑梗后，精神大不如前，走路也有些费劲，但他今天显得十分兴奋，因为24小时后，他将带着500本图书和3万元建图书阅览室的爱心款，再次前往他最牵挂的地方——金寨县希望小学。

“1992年，我第一次从电视上知道了这个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，当时我就想，退休后一定来这里看看。”周火生回忆说。1995年，退休后的他只身来到这里，眼前的景象深深刺痛了他的心。

“两层小土楼，一间小小的教室里挤着70多个学生，课桌就是一块板子，板凳高高低低，都是学生自己从家带来的，窗户是纸糊的，没有电，学校连厕所都没有，一部分孩子的学费都是老师帮助垫付的……”再说起当时的情景，周火生仍然难以平静。

“我难过，我要把希望工程作为余生的生命工程！”周火生在日记里写道。